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嵩山崇福宮  
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古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 胡三省 音註

陳紀五 起玄默執徐盡開

壬辰 甲午

高宗宣皇帝上之下

大建四年春正月丙午以尚書僕射徐陵為左僕射

尚書置二僕射分為左右中書監王勳為右僕射

若省一僕射則止稱僕射勳 莫

敗 己巳齊主祀南郊 五代志後齊制圓丘方澤並

郊則歲一祀皆以正月上辛今書已巳以致齊之日  
為始也南郊為壇於國南廣輪三十六尺高九尺四  
面各一陛為三壇內壇去壇二十五步中壇外壇相  
去如內壇四面各通一門又為大營於外壇之外廣  
輪二百七十步營壘廣一丈深八尺四面各一門又  
為燎壇於中壇之外丙地廣輪二十七尺高一尺八  
寸四面各一陛祀所感帝靈威仰於壇以高祖神武  
皇帝配禮用四圭有邸幣各如方色其上帝及配帝  
各用駢一  
時牲一  
庚午上享太廟 辛未齊主贈琅邪王儼  
為楚恭哀帝以慰太后心儼死見上 又以儼妃李氏  
為楚帝后 二月癸酉周遣大將軍昌城公深聘於  
突厥厥九 司賓李除小賓部賀遂禮聘於齊後周倣  
制以建官司賓蓋周官大行人之職小賓部其小行  
人之職數杜佑曰後周秋官之屬有小賓部下大夫  
士深護之子也 己卯齊以衛菩薩為太尉菩薩胡  
翻薩桑

割翻 考異曰北齊書北史並 辛巳以并省吏部尚

書高元海為尚書左僕射自元魏置諸道行臺各置

爾朱兆得晉陽建大丞相府而 乙酉封皇子叔卿

為建安王 庚寅齊以尚書左僕射唐邕為尚書令

侍中祖珽為左僕射珽它 初胡太后既幽於北宮事

上卷 珽欲以陸令萱為太后為令萱言魏保太后故

事保太后事見百二十卷宋帝 且謂人曰陸雖婦人

然實雄傑自女媧以來未之有也司馬貞曰女媧亦

代宓義立號曰女希氏蓋宓義之後已經數世金木

輪環周而復始也孫而曰女媧古女后也媧古華翻  
令萱亦謂珽為國師國寶由是得僕射 三月癸卯

明之客氏  
又不足道  
也

周主誅守  
大護

庚季才  
勅復歸  
政

朝日有食之。初周太祖為魏相立左右十二軍摠

屬相府太祖殂皆受晉公護處分立十二卷梁簡文

帝大寶元年故帝太平元年周太祖殂十二軍受護

武成元年護猶摠軍旅次年護歸政於周世宗寔

保定政悉歸護事具百六十六卷至百六十八卷相

息亮翻處昌呂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侍

衛盛於宮闕諸子僚屬皆貪殘恣橫孟翻士民患之

周主深自晦匿無所關預人不測其淺深護問稍伯

大夫庠季才曰比日天道何如後周稍伯蓋周官稍

為縣師令都鄙立甸之政距王城三百里曰稍杜佑

曰後周地官之屬有每方稍伯中大夫又每遂有小

稍伯稍大夫皆下大夫又有小稍伯稍正上士中士

庠季才明於天之故護問之稍所教翻此

季才對曰荷恩深重敢不盡言頃上台有變

曰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則公宜歸政天

三公之位也西子請老私門此則享期願之壽公宜歸政天

也受日奠之美公宜歸政天子孫常為藩屏不然

復所知又翻護沈吟久之曰吾本志如此但辭未獲

免耳激發於無煩別參寡人也自是踈之衛公直帝

朝例朝直之母弟也深昵於護及沌口之敗臨海王光

肥兀質翻坐免官由是怨護勸帝誅之莫得其位帝

乃密與直及右宮伯中大夫宇文神舉內史下大夫

王軌  
字文孝  
伯

太原王軌右侍上二字文孝伯謀之周官宮伯掌王

職事內史掌詔王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命諸侯

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後周

蓋鬃鬃其意以置官至隋諱忠字以中書為內史其

位任左重左右侍亦倣周官侍御以置官而翔其名

五代志周置左右官伯掌侍衛之禁各更直於內小

宮伯貳之臨朝則在前侍之首行則夾路車左右中

侍掌御寢之禁左右侍陪中侍之後左右前侍掌御

寢南門之左右後侍掌寢北門之左右杜佑曰

周制宮伯中大夫屬天官內神舉顯和之子孝伯安

史屬春官有中大夫下大夫神舉顯和之子孝伯安

化公深之子也深安化郡唐之慶州子帝每於禁中

見護常行家人禮弟齒太后賜護坐帝立侍於旁丙

辰護自同州還長安帝御文安殿見之因引護入舍

仁殿謁太后且謂之曰太后春秋高頗好飲酒到反

雖屢諫未蒙垂納兄今入朝願更啓請因出懷中酒

誥授之周成王作酒誥戒曰以此諫太后護既入如

帝所戒讀酒誥未畢帝以玉珽自後擊之記天子搢

珽亦笏也珽之言珽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  
尺持上終葵首終葵首者於持上又廣其首如推頭  
隋志今制珽長尺二寸方而護踣於地踣蒲帝令官  
不折以球玉為之珽也頂反

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惶懼研不能傷衛公直匿於  
戶內躍出斬之時神舉等皆在外更無知者史言周  
帝召宮伯長孫覽等告以護已誅長知令收護子柱  
國譚公會大將軍莒公至譚莒古崇業公靜正平公  
乾嘉崇業正平皆郡公按隋書帝紀隨州有崇業郡  
載五代志絳郡正平縣舊置正平郡

及其弟乾基乾光乾蔚乾祖乾威蔚紆并柱國北地

侯龍恩龍恩弟大將軍萬壽侯姓大將軍劉勇中外

府司錄尹公正表傑護都督中外故置中外府驍部

下大夫李安等於殿中殺之覽權之孫也長孫驍著

光永安初護既殺趙貴等護殺貴等事見一百一十侯

龍恩為護所親其從弟開府儀同三司植謂龍恩曰

從才主上春秋既富安危繫於數人若多所誅戮以

自立威權豈唯社稷有累邠之危恐吾宗亦憂此而

敗兄安得知而不言龍恩不能從植又承間言於護

曰間古公以骨肉之親當社稷之寄願推誠王室擬

迹伊周則率土幸甚護曰我誓以身報國卿豈謂吾

有佗志邪邪音又聞其先與龍恩言陰忌之植以憂

卒恤子及護敗龍恩兄弟皆死高祖以植為忠特免

其子孫天司馬兼小冢宰維州牧齊公憲素為護所

親任雍於賞罰之際皆得參預權勢頗盛護欲有所

陳多令憲聞奏其間或有可不不讀憲憲主相嫌隙

相息每曲而暢之帝亦察其心及護死召憲入憲免

冠拜謝帝慰勉之使詣護第收兵符及諸文籍衛公

直素忌憲固請誅之帝不許護也子訓為蒲州刺史

是夜帝遣柱國越公盛乘傳徵訓至同州賜死自蒲

南至同州一百三十里同州西南  
至長安二百一十五里傳張繼翻  
昌城公深使突厥

未還使翻遣開府儀同三司宇文德齋書就之護

長史代郡叱羅協中羅勇復姓魏收官氏志拓拔內諸姓有叱羅氏協時在同州璽

斯氏司錄弘農馮遷及所親任者皆除名丁巳大赦

改元建德以宇文孝伯為車騎大將軍寄奇與王軌

並加開府儀同三司初孝伯與帝同日生太祖愛之

養於第中幼與帝同學及即位欲引致左右託言欲

與孝伯講習舊經故護弗之疑也以為右侍上士出

入卧内預聞機務孝伯為人沈正忠諫沈持林翻朝政得

失外間細事無不使帝聞之朝直送帝閱護書記有

假託符命妄造異謀者皆坐誅唯得庾季才書兩紙

盛言緯倭災祥緯謂十月緯日月五星之行失行則為災

緯子宜返政歸權帝賜季才粟三百石帛二百段遷

太中大夫癸亥以尉遲迥為太師尉紆柱國實職為

太傅李穆為太保齊公憲為大冢宰衛公直為大司

徒陸通為大司馬柱國辛威為大司寇趙公招為大

司空後周之制三公九命六官七命時帝始親覽朝政頗事威刑雖

骨肉無所寬借齊公憲雖遷冢室實奪之權又謂憲

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後周諸王有侍讀之官不綱言人君不能操持

大綱致眾大綱致眾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積

目紊亂大綱致眾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積

習生常愚者謂灋應如是宣有年三十天子而可為

人所制采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詩大雅丞民之

一人謂天子耳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為臣欲死

於所事且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

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

吾之夙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扶復

又衛公直性淳詭貪很依戶意望大家宰既不得殊

快快更請為大司馬欲據兵權帝揣知其意曰汝兄

弟長幼有序豈可反居下列由是用為大司徒為後

衛公直作亂張本快於四夏四月周遣工部成公

建小禮部辛彥之聘於齊杜石通典周制工部中大

官中大夫五命小庚寅向追尊略陽公為孝閔皇

帝廢略陽公事見百六十癸巳周立皇子魯公贊

為太子倫翻大赦五月癸卯王勳卒勳音邁卒

齊尚書右僕射祖瑒勢傾朝野左丞相咸陽王斛律

光惡之瑒他鼎翻朝直遙見輒罵曰多事乞索小人

乞索求取也小人求取無欲行何計又嘗謂諸將曰

兵馬處分趙令恒與吾輩參論趙令謂趙彥深為尚

勳昌呂翻分扶問翻有人掌機密以來祖瑒之言事始

齊教斜 律光

光卷臨海王 全不與吾輩語正恐誤國家事耳光嘗



在朝堂垂簾坐朝直選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曰

小人乃敢爾如也後珽在內省齊蓋以門下言聲

高慢光適過聞之又怒珽覺之私賂光從奴問之從

用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肯人入國必

破矣相息穆提婆求娶光度女不許齊主賜提婆晉

陽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帝以來常種禾飼馬數

千匹以擬寇敵吏能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也由是

祖穆皆怨之斛律后無寵珽因而間之竟光弟羨

為都督幽州刺史行臺尚書令亦善治兵治直士馬

精彊郭侯嚴整突歆畏之謂之南可汗可從光

長子武都為開府儀同三司涇堯二州刺史長知光

雖貴極人臣上儉不好聲色到罕接賓客社絕

饋餉不貪權勢每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或

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語省而行其儉

其父金之濃營舍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

脫介胃常為士卒先士卒有罪唯大杖撻背撻未

嘗妄殺眾皆爭為之死為自結髮從軍未嘗敗北

深為鄰敵所憚周勳州刺史韋孝寬高歡字文泰兵

守玉壁歡盡力攻之不克而歸遂死字文氏於密為

謹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上時又曰高山不

推自崩雷翻榘木不扶自舉令謀人傳之於鄰謀達

鄴中小兒歌之於路因續之曰晉老公背受大斧

饒舌老母不得語謂多口為饒舌使其妻兄鄭道

蓋奏之帝以問珽珽與陸令宣皆曰實聞有之珽因

解之曰百升者斛也晉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舌

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

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樂將即亮翻樂音洛女為

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帝以問韓長鸞長鸞

以為不可事遂寢珽又見帝請間間古苒翻唯何洪

珍在側帝曰且得之啓則飲施行長鸞以為無此理

珽未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而决

行萬一泄露如何帝曰洪珍言是也然猶未决丞

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光前西討還敕令散兵光引

兵逼帝城將行不執事不果而止還從宣翻又音如

上卷二年封士讓密家藏弩甲僅奴千數每遣使往

豐樂武都所使疏吏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

測帝遂信之謂何洪珍曰人心亦大靈我前疑其欲

反果然帝性怯恐即有變令洪珍馳召祖珽告之欲

召光恐其不從命珽請遣使賜以駿馬語云使疏吏

明日將遊東山王可乘此同行光必入謝因而執

之帝如其言六月戊辰光入至涼風堂劉桃枝自後

撲之不仆按顧曰桃枝常為如此事齊自文宣以來每殺諸王

大兵劉桃枝率擗臂為之故光云然我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力士以弓

弦貫其頸拉而殺之骨古野血流於地剗之迹終

不滅翻於是下詔稱其欲反并殺其子開府儀

同三司世雄儀同三司恒伽齊制開府儀同三司從一品儀同三司第二品

恒戶登翻祖珽使二千石郎邢祖信簿錄光家齊制

石郎掌畿外得失等事珽於都省問所得物都省即尚書都省

書事謂之都省六尚祖信曰得弓十五宴射箭百刀七

賜稍一器珽厲聲曰更得何物曰得棗杖

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鬪者不問曲直即杖一百木

堅而密理可以為杖珽大慙乃下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

宜為雪為子及出入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賢宰相

尚死我何惜餘生齊主遣使就州斬斛律武都又遣

中領軍賀拔伏恩乘驛捕斛律羨仍以洛州行臺僕

射中山獨孤求業代羨與大將軍鮮于桃枝發定州

騎卒續進騎奇伏恩等至幽州門者白使人東甲疏使

吏翻馬有汗宜閉城門羨曰敕使豈可疑拒使者奉

敕而來至喜時出見之伏恩執而殺之初羨常以盛

滿為懼表解所職不許臨刑歎曰富貴如此女為皇

邢祖信

今而後莫  
余毒也矣  
可勝太息

祖珽專政

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何得不敗及其五子伏護

世達世遷世辨世首皆死由首慈周主聞光死為之大

赦幸其死也祖珽與侍中高元海共執齊政元海妻

陸令萱之甥也元海數以令萱密語告珽數所珽求

為領軍齊主許之元海密言於帝曰孝徵漢人祖珽

徵兩目又盲豈可為領軍因言珽與廣寧主孝珩交

結孝珩文襄之子齊主由是中止珽求見自辨賢

且言臣與元海素嫌必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以

實告之見人輒自羞而顏有忸怩珽因言元海與司

農卿尹子華等結為朋黨又以元海所泄密語告令

宣令管怒出元海為兖州刺史地形志天平初置額

年改鄭州治頤陰城鄭州子華等皆被黜義

珽自是專主機密尚書職掌機總知騎兵外兵事後

制尚書即有中兵外兵各分左右左外兵掌河南及

潼關巴東諸州右外兵掌河北及潼關巴西諸州下

等事騎奇寄翻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帝常令中要人

扶持出入中要人官直至永巷每同御榻論決政

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秋七月遣使如周使疏更

八月庚午齊廢皇后斛律氏為庶人斛律光既死

以任城王湝為右丞相湝戶皆翻馮翊王潤為太尉

蘭陵王長恭為大司馬音皆齊主孝珩為大將軍安德

王延宗為大司徒。齊使領軍封輔相聘于周。相息

辛未周使司城大夫杜果來聘司空為司城侯

國之卿也後周做出周之遺制必不以諸侯之卿名官蓋以周之遺制必不以上謂之曰若

欲合從圖齊從子以樊鄧見與對曰合從圖齊豈

弊邑之利必須城宜待得之於齊先索漢南客翻

使臣不敢聞命使歸初齊胡太后自愧失德胡太

德久矣事發則欲求悅於齊主乃飾其兄長仁之女

置宮中令帝見之帝果悅納為昭儀魏以來昭儀

大司馬及斛律后廢陸令萱欲立穆夫人太后欲立胡

昭儀力不能遂乃卑當厚禮以求令萱結為姊妹令

萱亦以胡昭儀寵幸乃隆不得已與祖珽白帝立之

戊子立皇后胡氏已丑齊以北平王仁堅為尚書

令特進許季良為左僕射彭城王寶德為右僕射

癸巳齊主如晉陽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辛亥

大赦冬十月庚午周詔江陵所虜充官口者悉免

為民梁元帝承聖二年江陵破辛未周遣小匠師

揚鷲等來聘師上司空之屬也村佑通典周小

協音周綏德公通卒綏德縣公也西魏於綏州

乙酉上享太廟冬臘也每祭共以一歲五祠春夏

以三牲首餘齊令萱欲立穆昭儀為皇后私謂

惟骨體而已

齊主曰豈有男為臣天子而身為婢妾者胡后有寵

於帝不可離間問古令萱乃使人行厭蠱之術厭一

旬朔之間胡后精神恍惚恍惚音忽言笑無恒帝漸

畏而惡之惡烏路翻令萱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

昭儀衣於既翻又被義翻又別造寶帳爰及枕席器玩莫非珍

奇坐昭儀於帳中謂帝曰有一聖女出將大家看之

及見昭儀令萱乃曰如此人不作皇后遺何物人作

帝納其言甲午立穆氏為右皇后以胡氏為左皇后

十一月庚戌周主行如堯橋堯橋在東集長安軍都

督以上頒賜有差乙卯還宮以趙公招為大司馬壬

申周主如斜谷斜音耶集長安女巴西都督

已上頒賜有差丙戌還宮庚寅周主遊道會苑以

上善殿壯麗焚之十二月辛巳周主祀南郊五代

後周憲章姬周祭祀之式多依儀禮南郊為方壇於

國南五里其崇一丈二尺其廣四丈其壇方日二十

步內壇半之祭以正月上辛以始祖齊胡后之立

非陸令萱意令萱一日於太后前作色而言曰何物

親姪作如此語太后問其故令萱曰不可道固問之

乃曰語大家云語大牛太后行多非灑不可以訓下

太后大怒呼后出立剃其髮送還家刺他辛丑廢

賞與其子侍中穆提婆執領內外實官當得數效無

厭力瞻翻每一益翻賜與勳領府藏藏祖令營則自太

后以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則唐盛之徒皆重足屏氣

重直龍翻屏必郢翻殺生子奪唯意所欲 乙巳周以柱國田

弘為大司空 乙卯周主享太廟五代志後周思賢

左社稷置太祖之廟并高祖已下二昭二穆是歲

突厥木杆可汗卒復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為

他鉢可汗他鉢以攝圖為爾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

其弟褥但可汗之子為步離可汗居西面梁九勿蓋

聖二年突厥士門可汗卒捨其子攝圖立其弟俟斗

攝圖為木杆可汗褥但既他鉢之弟蓋而可汗也詳古

按翻可從刊入子攝圖復扶又周人與之和親歲給絹

絮錦絲十萬段陵翻突厥在長安者衣錦食肉常以

千數表於既翻齊人亦畏其為寇爭厚賂之他鉢益驕謂

其下曰但使我在南兩兒常孝何憂於窻語南

離二人所部分西阿史那后無寵於周主周言

北皆南近中國有妾兒善容止周帝甚愛之高

云武帝納突厥女陋而無寵武之今神武公竇毅尚襄陽公主武從之

女尚幼密言於帝曰今齊陳鼎峙武彊願舅抑情慰撫以生民為念帝深納之武

突厥強

愚意在

南面兒

謂周齊

突厥恃強

貽後故云

也

唐高祖

竇皇后

五年春正月癸酉以吏部尚書沈君理為右僕射  
 戊寅齊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錄尚書事總知外  
 兵及內省機密與侍中城陽王穆提婆領軍大將軍  
 昌黎王韓長鸞共處銜輔政昌黎王韓長鸞共處銜輔政  
以為號曰二貴蠹國害民日月滋甚  
 萬歲子寶行寶信並開府儀同三司萬歲仍兼侍中  
 寶行寶信皆尚公主每奉臣日參拜帝常先引長鸞  
為顧訪出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親事內省有急奏事  
 比日附長鸞奏聞軍國要密無不經手尤疾士人朝夕  
 宴私唯事諧訴常帶刀走馬未嘗安行瞋目張拳謂

真有噉人之勢朝士咨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每罵  
 云漢狗大不可耐唯須殺之呵虎何翻此昌庚辰  
 齊遣崔象來聘 辛巳上封南郊甲午享太廟二月  
 辛丑祀明堂 乙巳齊立太皇后穆氏為皇后穆后  
 母名輕霄本穆氏之婢也而有黥字北史輕霄本穆氏  
欽道家欽道之婦如輕霄黥其面后既以陸令萱為  
為宋字姦私而生此女莫知其姓母穆提婆為外家號令萱曰太姬太姬者齊皇后母  
 號也視一品班在長公主上長知由是不復問輕霄  
復扶輕霄自療面欲求見亡又翻太姬使禁掌之竟不得  
 見齊主頗好文學到翻丙午祖珽奏置文林館多引



文學之士以充之謂之待以中書侍郎博陵李德

林黃門侍郎琅邪顏之推判館事又命共撰修文

殿御覽齊大統中毀東宮甲寅周太子贊巡省

西土景嗣乙卯齊以北平主堅錄尚書事齊末

壬戌周遣司會侯莫陳凱等聘於齊

會工周司會屬冢宰鄭玄曰會大計也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計官之長若今尚書後周司會屬天官中大夫也

庚辰齊主還鄴二月己卯周太子於岐州

獲二白鹿以獻因巡省而田主詔曰在德不在瑞

帝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

請行武帝置八鎮將軍市西南北帝謂公卿曰朕

意已決勅可共舉元帥類衆議以中權將軍淳于

量位重其署推之官置四中然四中鎮將軍同

淮左六明徹秦郡人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即

都官尚書河東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

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即良副也壬午分命衆軍以明

徹都督征討諸軍事將即亮統衆十萬

伐齊明徹出秦郡都督黃濼出歷陽夏四

月己亥周主享太廟癸卯前巴州刺史魯廣達與

齊師戰于大峴破之梁置巴州於巴陵此大峴在合

肥之南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戊申齊以蘭陵王長恭為大保南陽王綽為大司

馬安德王延宗為大尉武祖王普為司徒開府儀同

三司宜陽王趙彥深為司空齊人於秦郡置秦州

州前江浦通涂水今真州關即其地涂讀曰滌齊人以大木為柵

於水中辛亥吳明徹遣豫章內史程文季將驍勇拔

其柵克之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領也驍堅亮翻文季靈洗之子也梁陳

以房鳴齊人議禦陳師開府儀同三司王紘曰官軍

比屢失利人情騷動效之史比年以來齊師未嘗失

亦步也比此至翻若復出插江淮恐北似西寇乘弊

而來復扶又翻莫若薄賦省徭以民養士使

朝廷輯睦遐邇歸心天下皆當肅清豈直陳氏而已

不從遣軍救歷陽萬救歷陽黃法憲傳云齊遣兵十

萬擊破之又遣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略救

秦州趙彥深私問計於祕書監源文宗曰吳賊

侏張遂至於此侏音張流蓋因書講張為幻爾

又理其書華也書所謂侏張其義誕也弟往為秦

涇刺史齊置秦州於秦悉江淮間情事今何術以禦

之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將即亮翻數千已

下適足為吳人之餌尉破胡人品王之所知陽王

通鑑卷之七十一

敗績之事臣朝伊父國家待遇淮南與之同於

高唐高祖遣李密徇山東廷臣多諫帝曰如以高前射蒿中耳言不足惜也乃知此語之采久矣

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

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將兵出於淮北亮翻且

琳之於項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此計之上者

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必子賤為單父宰

更與至臣使一吏書而掣其肘書不工輒怒之吏不

能堪歸以告善君善君曰是慮共掣其肘耳必賤是

必能為單後之言復成速禍彌不可為是役卒

之言得彥深歎曰弟此策誠足制勝千里但口舌爭

之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

文宗名處以字行子恭之子也子恭以幹用攝文

宗子師為左外兵郎中攝祠部管白高阿那肱龍見

當雲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如何師曰龍星初

見禮當雲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強知

星宿遂不祭師出稽顙曰禮既廢矣齊能父乎見賢

強兵兩翻春秋左氏傳曰龍見而雲杜預注云龍見

建心之月卷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

祭孔穎達曰天之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

龍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

成龍形皆西首而東尾五代志後齊以孟夏龍見而

雲祭太微五精帝於夏郊之東為圓壇於其上祈穀

實以顯祖文宣帝配通鑑言國之將亡其禮先亡諸

未嘗以為諱鮮卑遂自謂貴種率謂華人為漢兒率

鮮卑自命為鮮卑

蕭摩訶大敗齊兵

海誌之諸源世仕魏朝貴顯習知典禮遂有雩祭之

請其子不敢盡言併取詔通鑑詳書之又一嘯也因源

及其子竊歎之齊師選長大有膂力者為前隊又

有蒼頭犀角大力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

虛發衆軍尤憚之卒西戰于呂梁疑此即石梁將戰

吳明徹謂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殄此胡守式又翻

則彼軍奮氣君才不減關羽矣摩訶曰願示其狀當

為公取之為翻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使指示之

自酌酒以飲摩訶飲於禁翻摩訶飲畢馳馬衝齊軍

胡挺身出陳前十餘步陳讀勸弓未發摩訶遙擲銳

錐錐曲翻錐小鑿也正中其額應手而仆仲翻齊

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大敗尉

破胡走考異曰北齊書破胡長孫洪略戰死破胡

之出師也齊人使侍中王琳與之俱琳謂破胡曰吳

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而敗琳

單騎僅免騎寄翻還至彭城齊人即使之赴壽陽召募

以拒陳師復以盧潛為揚州道行臺尚書復扶又翻

陽與王琳不協事見一百甲子南譙太守徐攸克石

六十八卷世祖天嘉二年

梁城攸謨干翻五代志石梁在江五月己巳寇梁城

降以五代志攸之在梁城癸酉陽平郡降以地形志

淮州治淮陰城其屬有陽平郡甲戌徐攸克廬江城

治陽平城其地當在淮陰城西

按地形志梁置廬江郡治潛縣潛縣今屬無為軍界徐樞之師蓋漸西向歷陽窘蹙乞降

黃漢旣緩之則又拒守漢旣怒帥卒急攻日率丙子

克之盡殺戍卒進軍合肥望旗請降漢旣禁侵

掠撫勞戍卒勞力到翻與之盟而縱之丁丑周以柱國

侯莫陳瓊為大宗伯滎陽公司馬消難為大司寇難

旦江陵摠管陸騰為大司空瓊崇之弟也侯莫陳崇

也一已卯齊北高唐郡降五代志同安郡宿松縣辛

已詔南豫州刺史黃漢旣旣巨徙鎮歷陽豫部

刺史祖約自譙城退屯壽春咸和間庾亮治蕪湖咸

蕪湖四年進壽春九年鎮歷陽十一年進馬頭寧康

初桓冲戍姑孰宋末初中分淮東為南豫州治歷陽

淮西為豫州泰始中淮西陷沒以揚州之淮南宣城

為南豫州治宣城蕭齊治姑孰梁武住兵治無定所

侯景之亂江淮之地皆歸高齊乙酉南齊昌太守黃

陳治宣城今復歷陽命徙鎮焉

詠克齊昌外城五代志齊昌郡齊昌郡守

式又丙戌廬陵內史任忠軍于東關克其東西二城

東關東西二城吳諸進克蘄城五代志廬江郡襄安

葛恪所築地任音壬音進克蘄城縣梁曰蘄蘄居衣翻

又音戊子又克譙郡城此地地形志合州之南譙秦州

城降自四月辛亥拔秦州水城始降癸巳瓜步胡墅二城

降一城皆在六合縣帝以秦郡吳明徹之鄉里詔具

大牢令拜祠上冢上時文武羽儀甚盛鄉人榮之

齊自和士開用事以來政體隳紊和士開用事始一

百六十九卷世祖

天嘉四年陳音及祖珽執政頗收舉才望內外稱美

揮素扶問翻珽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汰音太官號服章並依故

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為致治之方豎臣更翻

者也又音樹陸令萱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

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冲納賂麗姓伯律名姓

制中書省有舍人主書各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贓罪

相及望因此并坐及令萱猶恐齊主溺於近習溺奴

欲引后黨為援乃請以胡后兄君瑜為侍中中領軍

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元魏置梁州欲以為御

史中丞令萱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出君瑜為金紫光

祿大夫解中領軍出者自內省出就朝列金紫光

章紫綬後遂於左右光祿大夫之下又置金紫光祿

大夫而光祿大夫假銀印青綬者為銀青光祿大夫

後齊制金紫光祿大夫從二品中領軍第君璧還鎮

梁州胡后之廢頗亦由此釋王子冲不問珽日以益

踈諸宦者更共譖之帝以問陸令萱憫默憂而不憫默言其罪也老

婢始聞和士開言孝徵多才博學意謂善人故舉之

比來觀之比毗大是姦臣人寔難知老婢應死帝令

韓長鸞檢案檢案也按也按也舉長鸞素惡珽惡烏

得其詐出勅受賜等十餘事帝以嘗與之重誓故不

老婢說  
智百出

殺解珽侍中僕射出為北徐州刺史五代志琅邪郡舊置北徐州

珽求見帝長鸞不許遣人推出柏閣見賢遍翻珽坐推吐雷翻

不肯行長鸞令牽曳而出癸巳齊以領軍穆提婆為

尚書左僕射侍中中書監段孝言為右僕射孝言韶

之弟也段韶歷事高氏五世著忠孝戰功為多初祖珽執政引孝言為

助除吏部尚書孝言凡所進擢非賄則舊求仕者或

於廣會膝行跪伏公自陳請孝言顏色揚揚以為已

任隨事酬許將作丞崔成忿於眾中抗言曰尚書天

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應唯厲色遣

下而已既而與韓長鸞共構祖珽逐而代之齊蘭

陵武王長恭貌美而勇以邙山之捷威名大盛異曰考

北齊書長恭與周戰於邙山後主謂曰入陳太深夫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案邙山之戰在河清三年後主時年九歲尚未即位何得有此問且稱家事亦何足致忌今不取

武士歌之為蘭陵王入陳曲杜佑口北齊蘭陵王長恭才武而貌美常

著假面以對敵嘗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作此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謂之蘭陵王入

陳齊王忌之及代段韶督諸軍攻定陽頗務聚斂曲

之捷見一百六十九卷世祖天嘉五年攻定陽見上卷太建三年陳讀曰陣斂力贍翻其所親

尉相願尉紆翻問之曰王受朝寄何得如此朝直長恭

未應相願曰豈非以邙山之捷欲自穢乎長恭曰然

相願曰朝廷若忌王即當用此為罪無乃避禍而更

禍福之來游  
亦不免

速之乎長恭涕泣前膝問計於席故曰前膝相願曰

王前既有功今復告捷復扶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

屬之復為將將復扶又翻歎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

有疾不瘳齊主遣使瘳力弟翻殺之使疏吏翻六月郢州

刺史李綜克灞口城水經注江水逕魯山南左得湖

水於安陸縣而東逕灞陽縣乙巳任忠克合州外城

北東南注于江灞書涉翻按地形志及五代志皆云合州治合肥肥前

已降黃法蘧今任忠又克合州外城何也當致庚戌

淮陽沐陽郡皆奔城走五代志梁置海陽郡於下邳

東海郡之沐陽縣東魏壬子周皇孫衍生齊主

遊南苑從官賜死者六十人史言齊主淫刑以高阿

那肱為司徒癸丑程文季攻齊涇州拔之州治石

梁是年四月徐乙卯宣毅司馬湛陀克新蔡城梁置

樓已克石梁城翊師宣惠軍殺四將軍代舊四中郎將蓋皆有長史

司馬湛姓陀名後漢有大司農湛重五代志廬江郡

溍水縣弋陽郡定城縣般城縣皆有梁所置新蔡郡

又固始縣有後齊所置新蔡郡未知孰是湛徒滅翻

何翻 丙辰齊使開府儀同三司王紘聘於周 癸

亥黃灋甄克合州以此觀之則前請降者吳明徹進

攻仁州地形志梁置仁州治赤甲子克之 治明堂

五代志陳制明堂殿屋十二間中央六間安六秋

賜或云當  
作喝



齊諸城  
多降

自巴斬出自巴水斬水之間也將遇西陽太守汝南

周昞西陽郡在黃岡縣界又音祁昞留羸弱設疑兵以當之

身帥精銳由間道邀其後大破之羸倫為翻帥讀已

已征北大將軍吳明徹軍至峽口克其北岸城南岸

守者弃城走峽口峽石口也交岸築兩城以扼淮流

周昞克巴州後齊置巴州於黃岡淮北絳城及穀陽士民並殺

其戍主以城降絳城蓋虹縣城音同而字異耳五代

齊巴陵王王琳與揚州刺史王貴顯保壽陽外郭吳

明徹以琳初入衆心未固丙戌乘夜攻之城潰齊兵

退據相國城及金城二城皆在壽陽城中相國城劉

中城也自晉以來八月乙未山陽城降五代志江都

置山陽郡壬寅盱眙城降盱眙縣亦屬江都舊置壬子戎

昭將軍徐敬辯克海安城陳制戎昭將軍品第八秩

東今為青州東海城降東海郡梁置南北戊午平固

侯敬泰等克晉州平固縣沈約志屬南康郡吳立曰

志同安郡梁置晉州因晉熙以為名九月甲子陽平城降五代志江都

置陽平郡壬申高陽太守沈善慶克馬頭城五代志鍾離

當塗也後齊甲戌齊安城降五代志永安郡黃岡丙

子左衛將軍樊毅克廣陵楚子城此廣陵非江都之

蠻帥田益宗納土於魏魏為立東豫州則此廣陵乃新息

周太子幼  
此楊八

之廣陵也又梁武帝置楚州於汝南郡之城陽縣治  
楚城即楚子城也水經淮水先過城陽縣而後過新  
息縣則知廣陵城與楚子城相近  
壬午周太子贊納妃楊氏妃大

將軍隨公堅之女也為揚堅由后父太子好昵近小

人好呼到翻昵已左官正宇文孝伯言於周主曰皇

太子四海所屬欲翻而德聲未聞臣忝官官實當其

責且春秋尚少少詩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為其師

友謂護聖質猶望日就月將就從也將行之也從事於

當習之以積如或不不然悔無及矣帝斂容曰卿世載

鯁直鯁古杏翻毛晃曰鯁魚骨又骨不下咽世謂竭

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

受之難也帝曰正人豈復過卿復扶於是尉遲運

為右宮正運迺之弟子也尉紆帝嘗問萬年縣丞南

陽樂運曰卿言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帝顧謂齊公

憲曰百官佞我皆稱太子聰明睿智唯運所言忠直

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

則霸豎貂輔之則亂相息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帝曰

我知之矣乃妙選官官以輔之仍擢運為京兆丞由

縣丞擢太子聞之意甚不悅癸未沈君理卒卒子

壬辰晦前鄱陽內史魯天念克黃城地志黃州

城縣按東魏置蕪州於渦陽則黃城亦其屬縣也蓋

下蔡在淮北而黃城在壽陽西水經注柴水東逕黃

城西故弋陽縣也城內二城西即黃甲午郭默城降  
城也柴水東北入于淮謂之淮郭默轉徙  
而南築城以自保故有其名

子祭酒周弘正為尚書右僕射齊國子祭酒張雕

以經授齊主為侍讀帝甚重之雕與寵胡何洪珍相

結穆提婆韓長鸞等惡之惡鳥路翻洪珍為侍中加

開府儀同三司奏度支事度侍洛翻後齊六尚書度支其一也統度支倉部左

戶右戶金部庫部六曹大為帝所委信常呼博士雕

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欲立効以報恩論議抑揚

無所回避省官掖不急之費禁約左右驕縱之臣數

譏切寵要獻替數所帝亦深倚仗之雕遂以澄

清為己任意氣甚言回曹律皆側目尚書左丞封孝琰

隆之之弟子封隆之高氏起與侍中崔季舒皆為祖

珽所厚孝琰嘗謂珽曰公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

習聞之犬以為恨晉齊主將如晉陽季舒與張雕議

以為壽陽被圍被少以大軍出拒之信使往還使疏須

稟節度且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以為大駕向并州畏

避南寇若不啓諫心人情駭動遂與從駕文官連名

進諫從才用翻時貴臣地彥深唐筮段孝言等意有異同

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鸞遽言於帝曰諸漢官連名摠署

聲云諫幸并州其官實未必不反官加誅戮辛丑齊主

聲云諫幸并州其官實未必不反官加誅戮辛丑齊主

聲云諫幸并州其官實未必不反官加誅戮辛丑齊主

悉召已署名者集堂章殿斬李舒雕孝琰及散騎常

侍劉逖黃門侍郎蔡澤郭遵於殿庭家屬皆徙北邊

婦女配宦官幼男下蠶室下戶沒入賞產癸卯遂如

晉陽吳明徹攻壽陽壙肥水以灌城水以灌城水過壽陽城

而入淮然引流入城交絡城中城中多病腫油油私

死者什六七齊行臺右僕射琅邪皮景和等救壽陽

琅邪之下以尉破胡新敗怯懦不敢前屯於淮口淮

疑脫王字蓋即穎口景和之師自穎上使疏吏然

始度淮此始如此也如眾數十萬去壽陽二十里頓軍

不進諸將皆懼將即亮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將若

克壽陽  
栽王琳

之何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

知其不敢戰明矣乙巳躬擐甲胄擐音四面疾攻一

鼓拔之生擒王琳王貴顯盧潛及扶風王可朱渾道

裕尚書左丞李駒駘送建康可朱渾虜三字姓駒景

和北遁盡收其駝馬輜重重直琳體貌閑雅喜怒不

形於色彊記內敏軍府佐吏千數皆能識其姓名識

吏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心雖失地流寓在鄴

齊人皆重其忠義及被擒故麾下將卒多在明徹軍

中見者皆歎歎不能仰視率為之請命將即亮翻被

虛歎音希又許及致資給明徹恐其為變遣使追斬

既翻為于偽翻

之於壽陽東二十里使騎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

脯來祭哭盡哀收其血而去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聞

者莫不流涕齊穆提婆韓長鸞聞壽陽陷握槊不輟

曰本是彼物從其取去南北兵爭壽陽本屬江南故

景齊主聞之頗以為憂提婆等曰假使國家盡失黃

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龜茲音丘慈唐人又讀為屈佳更可憐人

生如寄唯當行樂樂音洛何用愁為左右嬖臣因共贊

和之嬖甲義翻又匹計翻和戶卧翻帝即大喜酣飲鼓舞酣戶仍使

於黎陽臨河築城戍懼陳兵之來真丁未齊遣兵萬

人至潁口潁水淮之口樊毅擊走之辛亥遣兵援蒼陵又

破之地形志揚州淮南郡壽春縣故楚有蒼陵城水

北流逕壽春縣故城西齊主以皮景和全軍而還賞之除尚書

令還從宣翻又音如字丙辰詔以壽陽復為豫州復宋齊之舊也以黃

城為司州以明徽為都督豫合等六州諸軍事車騎

大將軍豫州刺史遣謁者蕭淳風就壽陽冊命騎奇

陳依梁制謁者僕射秩千石於城南設壇士卒二十萬陳旗鼓戈

甲明徽登壇拜受成禮而退將卒榮之上置酒舉杯

屬徐陵曰賞卿知人將即亮翻屬之欲翻陵避席曰定策聖衷

非臣力也以黃瀆輒為征西大將軍合州刺史戊午

湛陀克齊昌城十一月甲戌淮陰城降五代志江都郡山陽縣有

淮陰郡縣巨俱  
庚辰威虜將軍劉桃枝克胸山城陳制

威虜將軍品第八秩六百七十此劉桃枝自是陳將辛

非齊之劉桃枝五代志東海郡有胸山縣胸音劬辛

已樊毅克濟陰城五代志鍾離郡化明縣故曰己丑

魯廣達攻濟南徐州克之齊當作齊書齊南徐以別

之齊之南徐州本置於下邳郡以廣達為北徐州刺

宿豫縣詳又註於考異之下

史鎮其地考異曰陳書帝紀及廣達傳皆云北徐

隋蓋南人謂京口為南徐州故謂此為北徐州其

乃北齊之南徐州也按此所謂齊南徐州乃舊琅

邪郡宋泰始初琅邪沒魏莊帝永安二年置北徐州於

於琅邪時齊以祖瑒為北徐州鎮琅邪魏收地理志

太和中立北徐州於宿豫蕭衍置北徐州於鍾離南

北兵爭疆場之聞一彼一此各立州郡當隨其所立

州名書之恐不可以齊之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

陳逼其州城按五代志齊置北徐州祖瑒命不閉城門

禁人不得出衢路謂之衢城中寂然反者不測其

故疑人走城空不設備瑒忽令鼓譟震天反者皆驚

走既而復結陳向城陳復扶又翻瑒令錄事參軍王君

植將兵拒之自乘馬臨陳左右射射亦翻反者先聞其

朱坊致徐陵書

首於建康市故吏梁驃騎倉曹參軍朱瑒梁制將軍

倉曹中兵外兵騎兵長流城局等參軍

驃匹姓

騎音寄

翻場姓杏

翻又音暢

致書徐陵求

其首曰竊以典午將滅徐廣為晉家遺老

典司也午

屬馬故謂

司馬為典午徐廣事見一百  
十九卷宋高祖永初元年  
當塗已謝馬字稱魏室

忠臣當塗高者魏也司馬字事見  
七十九卷晉也祖泰始元年梁故建寧公琳當

離亂之辰摠方伯之任天厭梁德尚思匡繼徒蘊包

胥之志左傳吳破楚入郢申包胥赴秦請救以秦師破吳而復楚終邁長弘之肯

周靈王即位諸侯不朝長弘乃明鬼神事設射諸侯

之來者欲依怪物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周室愈

微後二也至敬至使身沒九泉頭行千里伏惟聖恩

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按魏元帝景元元年司馬昭弒高貴鄉公併收

二經其吏向雄抱經哭於東市昭赦雄許田橫之葬漢高帝葬田橫事

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心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司馬昭破壽春諸

葛誕廢下不降而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容即四陵

為之啓偽翻十二月壬辰朔并熊曇朗等首皆還

其親屬熊曇朗誅見一百六十年瑒瘞琳於八公山側

義故會葬者數千人瑒問道奔齊義故故舊以義結

別議迎葬尋有壽陽人茅智勝等五人密送其柩

於業首齊贈琳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謚曰忠

武王給輜輶車以葬之自素漢以來天子葬用輜輶音涼癸

巳周主集羣臣及沙門道士帝自升高坐辨三教先

後坐祖以儒為先道為次釋為後乙未譙城降代

志譙郡山桑縣梁置潁州東魏改曰譙州降戶江乙巳立皇子叔明為宜

都王叔獻為河東王壬午任忠克霍州五代志

三教先後

縣梁置置 詔徵安州刺史周兵入朝 五代志西魏

州任音壬 梁陳無安州隋書周法尚傳兵為定州 初梁定州

刺史或者安字其定字之誤 初直定州

刺 龍升以城降 定州 詔仍舊任及兵入朝龍升以

江北六州七鎮叛入于齊齊道歷陽王景安將兵應

之詔以兵為江北道大都督總衆軍以討龍升斬之

景安退走盡復江北之地 是歲突厥求昏於齊

六年春正月壬戌朔周齊王惠等七人進爵為王

己巳周主享太廟乙亥耕藉田 齊 壬子上享太

廟 甲申廣陵金城降 其金城至是始 齊朔州行臺南安王

二月壬午朔日有食 乙未齊主還鄴 丁酉周紀國 賢等六人進爵為王

辛亥上耕藉田 梁初依宋志 齊朔州行臺南安王

思好本高氏養子驍勇得邊鎮人心 齊主使嬖

臣斫骨光奔至州 義翻又 光弁不禮於思

好思好怒遂反云欲入除君側之惡進軍至陽曲 五代

志太原郡汾陽 自號大丞相武衛將軍趙海在晉陽

蒼猝不暇奏矯詔發兵拒之帝聞變使尚書令唐邕

等馳之晉陽 之 辛丑帝勒兵繼進未至思好軍敗

等馳之晉陽 之 辛丑帝勒兵繼進未至思好軍敗



投水死其麾下二千入剽桃枝圍之且殺且招終不

降以至於盡先是有人告思好謀反降戶江翻韓長

驚女適思好子奏言是人誣告貴臣不殺無以息後

乃斬之思好既誅告者年伏闕下求贈官長鸞不為

通通鑑言齊雙侍壻丁未齊主還鄴甲寅以唐色為

錄尚書事乙卯周主加雲陽宮丙辰周大赦

庚申周比奴太后有疾奴虜三月辛酉周主還長

安癸酉太后殂帝居倚廬陸德明曰廬倚東牆而為

書張衡傳云武帝居憂與左右出獵衛露髮朝夕進

一溢米鄭玄曰二十兩為溢於粟米之法一溢音逸羣臣

表請累旬乃止命太子撫釐庶政釐治衛王直詣齊

王憲於帝曰憲飲酒食肉無異平日帝曰吾與齊王

異生異生謂俱非正嫡也以吾故同袒括髮袒括者肉

結也杜預曰汝當愧之何以論得失汝親太后之子特

承慈愛但當自勉無論守人夏四月乙卯齊遣侍

中薛孤康買弔於周薛孤康且會葬初齊世祖為胡

后造珠裙袴為于為所無具不可勝計勝音為火所焚

至是齊主復為穆后營又復扶使商胡齎錦綵二萬

與弔使借集珠使疏周八不與齊主竟自造之及穆

后愛衰其侍婢馮小憐八幸拜為淑妃與齊主坐則

馮小憐

馮小憐

周主行三年喪

周廢佛道二教

同席出則並馬誓同生死 五月庚申周葬文宣皇

后於末周陵周主跣行不履所辛酉詔曰三年之喪

達於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苦廬之

禮率遵前典喪服小記前衰特髮以麻寢苦居廬以申

罔極欲報父之德昊天罔極我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

除除服也公卿固請依權制帝不許卒申三年之制卒

五服之內亦令依禮五服者斬衰三年服齊衰三月服大功九月服小功五月

和屯西兗州以備之西兗州齊人恐陳師渡淮使皮景

經像悉毀經謂二教之像罷沙門道士並令還俗

并禁諸淫祀非祀典所載者盡除之 六月壬辰周

弘正卒卒子壬子周更鑄五行大布錢一當十與

布泉並行行布泉見一百六十八卷戊午周立通

道觀以壹聖賢之教觀古秋七月庚申周主如雲

陽以右宮正尉遲運兼司武左傳宋平公曰司武而

長安長知初帝取衛王直第為東宮建德元年立太子

使直自擇所居直歷觀府署無如意者未取廢陟祀

寺欲居之陟祀寺取望母為名直齊王憲謂直曰弟

子孫多此無乃褊小褊補辦直曰一身尚不自容

何論子孫直嘗從帝校獵而亂行帝對衆捷之直積

怨憤因帝在外遂作亂乙酉帥其黨襲肅章門肅章門

名唐長安太極宮太極殿後兩儀殿前中為朱明門東則度化門西則肅章門蓋周遠制帥讀曰率長

孫覽懼奔詣帝所尉遲運偶在門中直兵奄至手自

闔門直黨與運爭門斫傷運指僅而得閉直不得入

縱火焚門運恐火盡直黨得進取宮中材木及牀榻

以益火膏油灌之火轉熾父之直不得進乃退運帥

留守兵因其退而擊之帥讀曰率下直大敗帥百餘騎奔

荊州欲就梁騎戊子帝還長安八月辛卯擒直廢為

庶人囚於別宮尋殺之以尉遲運為大將軍賜資甚

厚丙申周主復如雲南功獲扶癸丑齊主如晉陽甲辰

齊以高勳為尚書右僕射勳音邁九月庚申周主如

同州 冬十月丙申周遣御正弘農楊尚希禮部盧

愷來聘武成元年增御正四人位上大夫保定四年

又改禮部為司宗大司禮為禮部杜佑曰周甲寅周主如

蒲州丙辰如同州十一月甲戌還長安十二月戊

戌以吏部尚書王瑒為右僕射度支尚書孔奐為吏

部尚書瑒冲之子也瑒雉杏翻又音時新復淮泗攻

戰降附功賞紛紜攻戰叙其功降附奐識鑒精敏不

受請託事無凝滯人皆悅服湘州刺史始興王叔陵

叙其賞降戶江翻

叙其賞降戶江翻

叙其賞降戶江翻

孔奐先吏 却尚書

大三四廿九

屢諷有司求為三公命服身矣曰哀章之職本以德舉三公

之章也未必皇枝因以白帝帝曰始興那忽望公

且朕兒為公須在言世祖之子當先為公與曰臣之

所見亦如聖旨齊定州刺史南陽王綽喜為殘虐

此定州治中嘗出行見婦人抱兒奪以飼狗婦人號

哭號戶翻翻綽怒以兒血塗婦人縱狗使食之常云

我學文宣伯之為人齊主聞之鎖詣行在至而省之

問在州何事最樂樂音洛對曰多聚蠖於哭置且狽其

中觀之極樂帝即命夜索蠖一斗比曉得二二升置

浴斛使人裸卧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噉不

已蠖許竭翻整人蟲渡淮以北即有之通俗文長尾

器也裸即果翻赤體也號戶因讓綽曰如此樂事何

不馳驛奏聞樂音由是有寵拜大將軍朝夕同戲韓

長鸞疾之是歲出為齊州刺史將發使人誣告其反

奏云此犯國漢不可赦帝不忍明誅使寵胡何猥薩

與之手搏搯而殺之薩桑割翻已丑四月十日書記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一

七月二十日 文惠

庚申五月廿一日

甲申七月

發記

丙辰九月廿一日



庚辰中秋日京師富閱傳聞七月初六日誰播之間雷電  
風雹大作有十二龍盤旋空中如戰鬥狀鱗爪歷歷  
可見河水噴湧萬家堰堤開傷然無存亦異事也

思庵居士

丁亥九月廿四日京師閱江蘇于撫軍以早灾

捐餉 上命九卿速議 虞惇記

庚寅六月二十日閱

癸丑八月廿四日閱吉安太守張君以辦銅米吳  
登堂備門牆之禮極言官中之苦聞之令人  
太息 逸農記

丁巳八月廿二日閱刻先公集是日開雕 濬記

乾隆九月初六日閱完

有禧記

